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澹齋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傳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謄錄監生臣嚴續曾

澹齋集卷十四

宋　李流謙　撰

序

送李仲明司戶序

紹興辛酉我家君以尚書郎出守簡池而君之墳墓在焉今君官于漢予則竊一廛于封内而為氓契好舊矣況姓則同術業則又同而予之妻黨又有姻于君者其相與之厚豈必其親父子兄弟耶舜有傲弟周公有狠

兄尭有悖子所謂親父子兄弟者果何如耶韓文公叙送何堅謂韓何同姓為近且為故人同業復同道予之視君將堅云乎哉君官滿受代去矣韓之餞堅文非所及也慕其意云耳往在簡君嘗以諸生謁入袖文卷贄我家君予時竊寓目焉其文嚴勁簡古非若近時舉子陳腐冗陋姑以决得失於有司者予固已驚嘆曰是將砥柱斯文一第陋哉未幾果以里選冠逢掖相繼上第晝錦而西矣予曰我言小驗尚非所以期君者自君來漢

清謹潔廉持身益恪涖官益肅毫末設施如牛山之木寸萌拔地已有撓雲撐空之勢蓊閒之途人有黠胥以事持君君實不知胥將訴于府先出記示君恐之兾祈其意後得以肆君震怒叱出即駕詣府白其姦府亦怒致胥于辟同僚駭曰仁者之勇如是乎且謹厚小心者所以大吾氣也又當途有重親至府者官約迓之君曰我王官也有守相而已斂板卑趨吾不嫌他非所欲也卒不出嗟乎君姿和易與人交簡穆粹温春風熙融襲

人襟袖其遇事輒發雷霆俱下不以物挫乃如此豈非
賢哉予前日特以文期君爾今又將期以事業盖推其
東制狡童不震不揺則異時不畏彊禦者也推其睥睨
勢要介挺自立則異時不枉名義者也富貴鼎來君又
何辭哉予壻于簡歲歸婦家至必先謁君把盞賦詩宴
笑諧謔惟君之從相得懽甚自君來漢予至簡無復前
日之懽矣然漢吾邦也距予所居邑不百里置吏踵相
躡所欲言者數得以尺紙相聞閒至郡必得見則君在漢

猶在簡也今君去我而歸矣道里遠矣音問不時得矣然予自是歸簡則前日之歡可再是君在簡猶在漢也故君雖有簡漢去來之倦予初不失相從之樂則今日之別不足惜也雖然是可期者也風雲勃興鵬摶鯤躍指南溟而上九萬里而一息予方宛轉汙池友蛭螾而侶魚鰕當是時也見君其何期退之留孟東野詩曰吾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退之之意予之意也敢酌酒敬誦以為君別

送張珍父序

蜀士之不登于朝也久矣或曰朝廷薄蜀士嘻是何言歟予見朝廷之厚蜀士未見其薄也往者有布衣持一紙書投北闕下即日官之有庶僚單舸遊京師未朞年躐登華貫當是時蜀人夸焉三吳之人慕焉而薄于何有然自是則若稍稀矣累十年除書不至劒外搢紳大夫士視官中都者雖騶役之賤不得一與之齒宜無怪其疑以為薄而不知有故焉抑未之思則疑以為薄者

猶妄也夫銳用之于前日而驟黜之于積年造物之意
獨安出哉予恐其于吾人必有不言之誨使退求焉而
默識之顧其初心則未嘗一日忘蜀也奈何不是思而
反疑以為薄哉今吾子以妙齡掇巍科名撼一時于吾
人久廢積窮之中獨見名擢聲光煒煜閭里赫然人皆
曰是將再起蜀士夫豈知造物以其不言之誨陰試吾
人于玆久矣意其間必有韃然自厲異前之為者曰我
終棄之是棄蜀也則遂選擇其尤穎異者以觀焉而吾

子實當之然則是行也子之責深矣予見蜀士之賢否占于子其積年不振之辱伸于子而其用舍進退決于子子其有以處此耶靖重篤實勿競勿揺泰山而維焉則前日不言之誨子為得之造物將進子無已也自是彬然而立于朝者皆蜀士也昔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徹人或笑之今予也不惟其身之饑寒之虞而區區焉私為蜀士之慮其可笑也夫其亦友朋之義所當告也夫

送游公玉序

吾鄙之合何為其合也善相推所以相勸也未至而相告欲其進而至于是也非是則不合矣游君公玉予同年友也捷敏有異材能詞章皆出人數等又矯矯自持將赫然一世者来官吾鄉予始識之而定交焉公玉于予亦傾倒展盡然予與之處知其善心輒慕之説于人吃吃不離口不自孅其諂也及其自托于不能咨所未至亦殫言無隱不自疑其訐也故公玉以予稱其善則親

之以予告其所未至則敬之是以待予也亦然仕再周歲又攝邑三閱月予不一毫干之非懼其却我也懼其責我曰爾何等告我而私溷我則平日與我言諤諤者信乎哉故予與公玉交自謂無愧公玉今解去予戚戚于懷益公玉之義予稱之常不足而告所未至僅千百而一焉故公玉可無予若予則一善不聞而其不肖非常有若公玉者旦旦其側一一而磨切之則恐放而底于戾是以其去則重惜之雖然公玉臺閣人詎肯為予

留哉別樽既酌姑書其所以與公玉合而惜其去者為送行序振古義而篤交道將不在是夫

送汪制置序

善言天者高耶大耶曰固也必知其所以高且大而非高且大則知天矣何哉公是也惟天為公惟公能高且大位兩儀行四時運日星驅雷霆融河川結山岳鼓飛潛皆公也不公天自為一物其高自高大自大夫孰高孰大之老聃氏荒唐人也其言得罪于吾道然有曰公

乃王王乃天其言非得罪于吾道愚謂自古知天惟此一人今夫奄九有而有之天也代行其事于下者亦天也天之天不可不公人之天其可不公乎人之天不可不公代行其事者不公其可乎主上剛健睿明無一而不如天其于公也非以為公而為之也由而行之也故自臨莅以來薄海內外跂行喙息無不蒙被上恩及於東西曰我天也及于南北曰我天也天無東西南北而東西南北各一天非天也公也噫人之天如天之天斯人

何其幸耶獨代其事者吾私有疑也中原壤土未反於職方氏前日一家今二焉主上不忍一矢相遺推至仁兼愛之不以淪汙隘逆棄也蓋其公又非特施于吾域中也夫其公非特施于吾域中而于吾域中乃自為疎親決不爾也然吾蜀猶有少觖望不滿其大者某不知也如銓選擬官必優内地磨勘限員亦狹川人推此類言之大抵皆若有輕重于其間果何也此非天也代行其事者過也故天亦厭之逦臣朝聞而夕更焉俄而鼎

席虛先生名也先生行矣天之公待先生而成也先生至公人也某何以知之知之蜀也先生鎮吾蜀四年蜀之民困于虛額不得休息而不能自言先生為言而蠲除之蜀士有寸長銖能閉蟄蟠鬱不能自伸于上先生為薦引而推用之是先生愛蜀之民猶愛先生之鄉之民待蜀之士猶待先生之鄉之士也非至公其孰能之然則今日之行非但人之天知之天之天實知之其欲使夫代行其事者恐先生不得免矣是公也將見又推

之天下而為天者益高益大矣故于其南也輒書以為序

送虞宣樞序

南北果可合乎難言也主上睿明天縱神武震疊呼吸指顧山夷嶽翻曷為而不可然徵以往事揆之天理妄有見焉方金人大舉萬艘憑江投鞭斷流意無堅陣當是時北幾合乎南相公白羽一揮邊塵立淨而南復南其後用師符離督以元老靈壁虹縣之捷聲動河南當

是時南幾合爭北浮言沮撓廟謀疑奪卒無成功而北復北由是觀之以南北為不可合殆非耶以為可合愚亦未見其易故曰難言雖然在時亦在人孰愈曰俱天不欲生靈久遭塗炭故生相公使及是時適與之遇而拯捄之此人與時偕符離之舉則天未定焉爾宜小緩而速故無攸利然而使北不得以合南乃天之本意使南未得以合于北則非天之本意蓋若小稽期運留此全勲以待相公相公入相南北合矣愚又聞之不亟不徐相

時而動度我之可舉與彼之可以舉則幾矣苟以爲中原之地將有負之而趨宜不終朝而急圖之則愚不敢知內修政事外固邊圉此古盧扁之方願相公一誦之可乎

送何少卿序

某不肖異時侍庭闈先君曰孺子可教賜之詩士若無名字吾兒早振聲交游資直諒議論斥縱横一第真拾取羣經素講明勿貽麟楦誚千古愧公卿已而棄諸孤

則又書小紙付之曰某若登第當以遺澤畀叔之子某手澤刻之石至今爛然而某姿駑命剥戰輒衂竟聮先誨負此以茍生赧如也日者數數進見自惟無以代奉雉之贄則書其平日不腆之作塵汙函丈幸而先生一見亦以為可教借龍門一尺地使得廁隷圉于前溲渤賤凡遊登欒籠且又惜其與碌碌者比每見輒以科第相淬勗盛意愷惻見于顔面惟是破帆逆風倍費挽曳蹇跡蹶石不任箠策因私念憂之而欲以世所甚桀者

成其名父子至情則然秦人則無與也而先生期待若與先君同一肺肝豈非錄其纖能而忘其陋視之固猶子歟嗟夫某得此于門下不知所以報矣先生小休武信武信非先生居也家烏奕奕纛節煌煌先生歸矣而某妄有言焉昔者先君之勉以科第也且戒之曰汝以孝弟忠信為學問則不予羞以根本淵源為文章則不予羞能之科第將踵門求汝汝且以為浼不然汝浼科第雖得之不榮某百拜服其言私識其意曰先訓有大

馬者乎比者先生面誨亦曰子文不陳腐然非科第無以發身豈先生所期固亦有先君之所謂大者而特欲以科第發之歟某當敬受教自今愈益求勉于場屋之文庶幾萬一獲竊千佛一號然後退而盡力其大者以毋忝先君毋羞先生夫先君父也先生師也人而不惟其父其師之從將誰從岷峩之靈實證茲言故于先生之東也謹書以請達于馬首

靈異集序

紹興庚辰安靜觀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令望謂邑尉
廣漢李某曰真人之奇靈卓異衆矣惜不盡傳况今親
逢休明孝廹隱邈肇新祠宫而連帥王公又肅于承詔
不閱歲役遂奏功實一時傑特事獨此未滿意乎盍併
書之吾將刻石為耐久計某曰唯唯因退而考圖記削
其陋諏耆叟訂其實得若干事再拜以授令令為横碑
十許即日戒工鑱而陷之壁仍以唐史真人隱逸傳冠
焉虚其餘俟來者某因妄論之曰真人在時卻實長史

之餽而瞪眎高長史疑厭世若涸然所立高矣至其隱去扶危𦙶傷卹窘奔之汲汲乃如此則又若未忘物者葢至人妙士其所自持固邈乎霞外一塵不得嬰若其以有生為一體俛而同其憂患則純念宾感赴于不約者彼亦終欲寂然而不可踸然謂其真在是則猶攬緲光而執月也今于新宫號盡力力且及此政亦綽綽矣故某不敢以固陋辭且序而題其首

送兄長之官洋川叙

先君三男子皆奉家法惟謹而性小異伯氏靜重簡默
埋鏟不彰讀書千卷如未嘗挾策者落紙數十百言如
未嘗執簡者人視之昧然或疑其晦季氏明決敏銳遇
事輒了先君才之每稱其雖細故薄物著手諧人意然
姿峭潔皎皎自護忿奸嫉邪不能葢一疵人視之狷然
或疑其亢獨予淺孱浮露不能如伯氏懦茶疑畏不
能如季氏而人不譽不毀之居以是媿夕惕晨省有以
自厲故嘗用伯氏之靜重簡默以養其德以季氏之明

決敏鋭以佐其智弟兄之間相為師友庶乎其寡過季氏先吾二人而仕予與伯氏同時調官予尉靈泉伯氏出關千五百里主洋之興道簿將行予不勝離羣之悲而歎師友之遠因言曰靜重簡黙盛德也然有而不示昔人已謂焚梓毀璞伯氏其剖光發翳少自見可乎明決敏鋭而又峭潔端士也然警愚明汚或至不容季氏其刓方就圓少自同可乎夫予不肖知以伯季自厲矣斯言也伯季其亦頷之否其然耶誉將盡赴之誰其疑

豈但若予者不譽不毀于世而已也于伯氏之行故書

送馮提刑赴召序

紹興八年敵來議和上皇厭兵意向之而大臣力主其議異說者不罪則逐當是時冠劍塞庭迎風靡然無一妄咳者獨公起下國以孤臣昌言髑座之前謂敵不可信和必不久徒屈帝尊削國威非策之便質難究詰凜凜如兵在頸不小挫陛衛震焉已而和議成不言兵者幾二十年天下若向安皆曰和是于公言益疑之甚者詆

之未幾敵果無故棄盟首建兵端上皇始思公言促召公天下亦始大服是時敵舋方萌昧者習久安苟幸無事猶冀敵意之還也公亟上㞬以敵為必來兵為必不可不用且言國家讓損過中浸成畀弱弱形著見故彊敵生心今當赫然發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以著其彊形嗟乎此探端揣本之言賈少傅陸宣公議論學術者也其後邉患復發卒如公言某嘗論天下事不難于知之而難于知其微不難于知其微而難于言之而必用夫歴

世之治忽衆矣然方其根櫱未嘗不有其形亦未嘗無一人焉先事而言幸而用故治安不幸忽焉而敗亡顛隮至矣當公初召對其言亟用則必不與敵和不與敵和則無前日卑損淩蔑之辱以賂戎之力足以養兵以事戎之勤足以治國天下庶可為也當公再上䟽使其言又亟用及敵未𭅺使者驕悖于庭斬其首懸諸國門正敵罪明告而顯絶之然後圖回吾所以備禦控捍之術則敵氣必挫國威必少張失是不為流禍至于今日

國家幾于寒而索裘公徒有曲突徙薪之歎也雖然病者之求醫必于其嘗驗者葢知之察而信之篤也公醫驗矣宜病者之亟求是役也公不得辭矣某故人子可無一言自昔國于江東者莫弱于晉而尤甚于孝武是時苻秦舉天下之大而有其八既取蜀又取襄漢晉僅有江表一丸土然淮肥之戰秦以回山倒海之力而困于白面少年數人秦卒以亡而晉存何哉有謝安桓冲為之臣也夫安冲之賢非特晉人倚之秦之大舉也其心

胥帷幄之臣亦未嘗不變色以為言夫有臣焉而使國人倚之而使敵人變色以為言則無怪乎晉之失蜀失襄漢而能以一九之土久立而不亡也厥今形勢大抵晉若也然蜀我有襄漢亦我有比晉有餘矣然自用兵再踰寒暑尺地寸疆既得復失敵縱横自如無少憚畏譬之兩力相角弱者先仆而吾貲力易殫策畫未定反有可虞之形凡此豈吾之所恃與敵人之所畏未有若謝安桓冲者乎夫安冲固一時偉人然乎竊料之使當往者

議和之初及日者之將叛其絕識懸鑒未必能如公之逆知其微瑰言宏論切中事機彼所以成名者特用耳令公亦用也吾人所恃敵人所畏不在是乎安冲何足道夫醫一也善診者不必善用藥人才一也善談者不必善集事馬謖與孔明論兵孔明心服之用之街亭敗焉夫孔明之心服必其說之過人也而成敗乃爾則謖善診而不善于用藥也惟盧扁能具是二者故公前日之言其于醫葢診者今用藥焉刀圭未下咽病隨去矣

天下之盧扁非公尚誰屬之

雍資州送行詩序

雍侯堅孺雅恬于進其有寵名也辭甚若終不獲命始勉而南既至對便朝開陳治道皆古義而實切時用上偉之將留焉明日即上章丐還廟堂持不可侯懇益力大丞相誠之至以侯心熏憂恚果于白去上乃聽以資中付之于是蜀之仕于中都者勇侯之退而榮其歸也合飲以餞之以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分韻賦詩

張某君玉陳某光祖黄某仲甄胡某巨卿范某西叔王某君弼楊某似清竪孺亦自占韻以示無言不酬之意張某季長以告不預集而願有賦合某為十適章某德茂至自蜀坐客也别出一章附于軸而屬某書其首予謂侯于進退出處耀矣薦不入官非君相遺侯自伸其初志然亦足以砭世之倀倀于衢路而不知止者故諸作雖奇藻遞發大音各奏大抵皆述此意顧某菲陋亦竄其間而又引焉頑石在上巨鼇當有不靈之嘆奈何

送虞參政序

邊患烈矣自南渡以來聖君賢相偲偲然曰惟攘却控禦之備而卒不果一犁其庭控其縱橫之勢以大慰我祖宗之靈以快我臣民之憤以發舒我中原之氣故戰不足而和和不成而戰其戰也無定畫其和也無堅盟是以敵人視我如玩嬰雛無一毫忌憚此無他咎在謀議者不足以深識敵情而徒為膚理之見跳踉哭湯弄兵以挑我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既久兵連禍結我力

既耗敵意亦怠則又不得已而與之和和與戰常若循環而天下卒無一定之期嗟夫為天下國家者豈果無長策遠計以至是哉于此有說焉必有超世蓋代者其風聲威望素足以震警荒遐而又高識獨照有以深探敵情而内强吾國苟得斯人濟斯事戰可也和亦可也其戰敵人以為威其和敵人以為德吾嘗操此二柄以為制敵之術而不使敵反操以制我若是焉天下事大定矣尚安有前日紛紛擾擾之患哉恭惟某官以道德忠

義結主知而以恢復功業為己任方其使敵則逆知其詐于未敗盟之前迨夫臨敵則迎挫其鋭于方張不制之際大功數十焯焯暴著國家倚為長城重鎮者入贊機務將正鼎席乃推遠櫟名退安閒寂偃然若不嬰于物者冲懐雅尚固以激懦而興頑然子房赤松之遊在秦項已平之後而裴相國緑野之放乃穆敬不用之時今敵詐可虞是秦項猶在也宸眷方渥是堯舜親逢也此而遽欲追赤松之遠遊而蹈緑野之高致其如蒼生

何其如社稷何此尺一之詔所以亟下而舍人裝不得頃暫留也某故人子再世竊濡潤于仙䑓之南也不能鼔槳柂以相行役獨知和戰之說如前而知今日一大事非鈞坐有不足辦者敬書以為序

分陜志總序

歲在戊子大丞相仁壽虞公以宥密宣威井絡之區故大丞相魏忠獻張公之猶子利州路提點刑獄某告公曰叔父往當屯難之初總諸使保釐陜蜀有大勛勞于

時歲月荒老其事滅沒不著志士為之盡然今公以偉
烈殊庸實踵英躅名德後先煒煜相望顧裒其遺績庶
有紀焉以詔後之人公曰是吾志也亟命其屬李某使
為之某既受命即退而諏諸耆舊訪之老校退卒皆僅
有存者而莫能端倪又求之于腐簡破牘晝寔夕燈紬
繹究索卒不見畦畛葢戎幕屢遷年所多歷脫亡淪散
文缺不具或一歲粗存數月或一事僅涉梗概既不可
以日月繫次又不可以本末首尾相發明含毫吁嘻亡

所措手私所震惕大懼無以塞責于是隨搜閱所獲一二掇拾凡切軍民大計關邦國至謀悉以類從別為十門門各叙其大凡為二十卷起建炎三年夏六月終紹興三年夏四月取公制詞有曰分陝宣威方重專征之寄又曰周東征而宅洛蓋資分陝之雄名之分陝志雖紀載芒畧論述蕪鄙未足以鋪張揚厲萬一然異時或有見聞之博或逢編簡之遺增闕補殘往往可為全書因妄論之自海東之窺覦中原凡吾號天下勁兵處憑

固負阻鬼不得窺而長戟臨之四面瓦解當是時敵之
横行吾國中如游其圃觀林囿掠吾城邑如探囊物振
槁枿而仆敗屋獨至于蜀殫其彊悍之力磨牙揺螯期
于必取然終不能以一毫得志卒之摧衄挫敗覆軍殺
將而去蜀之為蜀鼎然不動而三吳近甸禁籞不驚亦
倚我上流之重疇庸第勞顧將誰屬不有我忠獻公久
矣其不國矣某嘗夷攷其粗大抵公忠義根于天性智
鑒絶于人羣視敵之不殄除兩宮之不旋翠華之不復

輿地之不歸如飢不食渴不飲親戚骨肉之陷乎水火而不救是以雖一身孤危隔絶萬里之外而雄心義槪愈久愈確觀其勇于敵愾力于衛上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善于任使勤于聽納寛于撫士卒仁于愛百姓至控扼險阻綏集流散招徠叛亡奬激忠義隄制邊陲整治器械經理財賦地非一所事非一目治非一人而公精神之所旋斡心慮之所周營朝飱失箸夜寐推枕葢無不用其至雖深畧秘畫長籌遠筭所以克復神州再

造王家不容覘而竊議獨措之事為其勤過于周公蓋如此使當時少假漏晷必如公志則杝罕臨木燔老上之庭返故都之駕唾手為之矣方公以便旨行事事有因時制宜者公初不以為成制譬之芻犬既陳樵蘇隨之然令姑存不去亦欲著公所以用蜀有不得已昔文中子稱諸葛孔明曰使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夫孔明于蜀其身未嘗一日不在兵間其設施未嘗一日不在軍旅文中子何用知其興禮樂蓋以蜀觀孔明則不然

以孔明觀孔明則然也吾甞論公亦云嗟乎當孔明時
荆州入于吳其後渭南之屯亦落落不合然司馬仲達
觀其營壘嘆其竒才至今論三代之佐必歸之夫知論
孔明則知論天下士矣某之先君子實出忠獻之門而
某鉛槧伎薄猥辱相國虞公之所委屬仰惟公護蜀之
功與忠獻匹休令又以格天事業光明一時誦古今譽
盛徳者雜然陳前乃推美于前哲大老不忍其故實刓
落將有以發揮表揭之而付之蕞爾生顧某何敢以不

腆辭是用薰沐纂次且再拜而為之序

使事經始　公建炎三年四月以復辟元勲自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川陜宣撫處置使其冬至陜初公被旨以便宜行事事皆専決不中御其撫臨既廣而權寄優重又今昔所無葢其金石一心精貫日月上無嫌猜下絶謗疑故能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展盡忠力幾成克復之勲然當大將鼓旗初建必有恢拓宏遠之規模鼓舞震驚之號令書之策牘以備採擇而脫畧

散遺不具彷彿令姑得其入疆之始所行下諸路約束
録之為使事經始仍以臨遣詔書冠其首其詳則見之
逐門
督勵勤王　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當敵人方張不制
噬嗑四出天子為之犇幸于吴于越而清蹕所至敵則
隨之戈鋋之氣烽燧之烟幾於憑陵翠華熏逼黄屋而
犬鼠蜂蟻投隙窺便又乘之而奮當是時九廟之辱萬
乘之危殆一髮如也公擁重兵邈在萬里之外謦欬一聞

背不帖席慷慨憤發糾督戎旅即日于邁先聲飈馳敵
為奪氣葢其以身狥國不偕敵存素志然也易曰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公之謂歟今録其事為督勵勤王
振舉軍政　陝西諸路號勁兵處其騎射驍捷擊刺犀
鋭實冠天下自公仗鉞專征盡獲諸將前芽始憩一號
令之旌旗變色于是紀律之不張法制之不嚴器械之
蠱敝不飾事藝之閑習不精諸屯虚額之不充疲瘵懦
怯之末汰公皆篤意繕治勵精謹敕責訓練則程式可

稽課勤惰則賞刑必行又遴擇將帥屬之兵權授以成筭如吳玠等雄鷙沉毅忠義體國筞畧兼人名萬人敵皆公首自甄識拔之裨伍以卒成大功其閒伉扈難制或委甲棄軍亦隨以剪馘不復顧惜拊摩士卒不啻子姓藥傷補敗第功次勞常若不及故能以一隅全力抗堂堂大國此則公馭軍拊衆之大畧也初川路禁軍無將領統隸公始創為四將俾之專意練習又山前所屯多為西兵邊遽俄至則盡甲而出故自利以南蕩無藩

籬公命于成都潼川等戍守東兵及廂軍遞鋪并弓兵料簡少壯分屯結隊以嚴備禦既又招填弓箭手復其征徭賦其土田授其鞍馬又增置諸縣弓卒又勸募土丁鄉豪使自為戰其他名額有號勇毅有號赤心雪恨報讐子悉團結有法廩給有程至于不吝金帛市馬西陲以足戰騎皆公用力于戎旅其概可得而紀者因總之為振舉軍政

講析貨源　公初為茶鹽榷酤法其奏札云臣到興元

取會四川見管金帛錢物除建炎三年上供并應副陝西河東衣賜物帛見行拘催其已前年分積下錢物緣建炎元年朝廷催促諸路併綱起發赴永興軍鳳翔府下卸准備緩急支用去春金人殘破盡數失陷後來收簇到錢王瓊駐軍興元半年之間支過一百二十餘萬成都帥臣盧法原差楊可弼充都統制五月之間支過八十餘萬可弼乞罷續差利路鈐轄李君陳代之四月之間支過五十餘萬自建炎三年節次承朝廷指揮支

撥應副陝西諸路糴米等計川錢一百三十餘萬及陝西節制軍馬王庶曲端王似共取撥過四百餘萬因此儲積無幾今屯兵十萬日費浩瀚道路阻遠東南財賦既不可調運解池未復商賈不通臣見行措置茶鹽榷酤講究利源為經久之計公之奏牘如此其後臣僚札子亦云川陝初用兵時調度費出悉仰公爷是時所用者州縣之綱運常平之儲積而摠領財賦司又為酒法鹽法增錢引之法佐之取給于此而已不及于民也其

後費用稍廣總司之法綱運之物歲入如舊始不得已而取于民于是有對糴以税米輕重為率有激賞絹以和買多寡為率有折納和買布以市值為率有增敷役緡以加倍為率某嘗竊觀二劉因以考向之征輸賦徭凡所增名色誠非得已葢邊屯如雲張頤仰哺一夫不飽狼拏蛟搏變且不測如之何而坐視然當是時百姓知官用其力還以衛之亦樂輸亡少靳又公建置約束初不以為永制形之剡章著之號令人户知之葢其本

志將期混一之後盡取而復除之惜乎其不遂也今取自公以來凡經理財賦等類録之以為講析貨源若糴買運漕事實繁勞不可不著而閒于科調有所蠲放以示寬恤亦公護念吾民之至者並附于篇

控禦阻隘　敵自入吾中國其順利駛捷之勢不啻高屋之建瓴水凡形勝地若太行之險濁河之悍平時有國者恃以為固一旦半夜失之如寐如醉天下由是土分瓦解矣嗟乎斯亦可謂一時之殭也及其垂頭秦雍

睥睨梁益雍[redacted]嘻笑意謂功在晷刻然盡智殫力玩歲
淹辰終不能[redacted]如其志雖初志僅伸亦繼以撓敗夫何
故蓋以精神[redacted]其衝以策畧制其命而又下收芻蕘善
任帥牧凡敵[redacted]謀秘計意所從入皆先機臨控盡得其
要如室鼠之[redacted]塞蟻之封使不得肆是以雖縱橫衝突
左瞰右睨卒[redacted]所措而遁傳曰聖人有金城夫金城豈
地形之謂哉[redacted]公者其足以當之矣今姑録當時所以
扞蔽蜀門者[redacted]控禦阻隘

課誘耕墾　食足則兵彊穀粟富則食足然穀粟非天雨而鬼輸之也由乎土之滋殖而已曠土未盡闢則廥庾無見糧取之宅境費倍而力艱然豈無術以濟此乎籍不耕之田而課之耕盡地利之入佐飛輓之乏遠邇不病公私俱給此匪策之上耶關外之地自經敵人蹂踐居者渙離千里膏沃鞠為莽榛師屯十萬仰食三川漕舟相銜填溢江流蜀固不勝其困矣公憫然念之垂意穡事將有以少紓其力于是選信使擇才吏而分屬

之優假耕夫貸其種糧資以牛具且揭賞格以督守令薄斂入以裕貧民未幾人爭慕向執耒耜者雲集于南畝荒疇廢壤盡入墾鉏向之蒿藜之場彌望皆黍稷矣噫公于兵食可謂知所先務顧獨無紀可乎今録之為課誘耕墾

獎激忠義　死人之所難死于國有義且有名為尤難當敵燄熏灼金石為摧孰有以甚愛不貲之軀而横當之志士仁人執志堅擇善明遇所不幸不暇有所回恤

視破頭顱抉支體殆飲食談笑事然非在上者別異而甄明之則傑魄壯魂終亦埃滅澌盡顧何以慰已往而勸方來故公于死事尤懇懇致其情既已顯寵其身矣又廩其家録其孤歲時奠祭其墓大者則廟貌而奉嘗之猶未厭也又命幕府裒其功狀列其姓氏而登載之時我先君起部實秉筆初得九人記而刋之石矣又以效忠者衆前刻未盡嗣為集記其所以昭著武功揭示英節與夫推明公無德不酬之意粲然備具今録其事

為奬激忠義且列兩記于前云

招納畔渙　梟猻不祥喜乗暝昏蜂蠆有毒忽出懐袖

自昔運丁否剥釁生仇鄰干戈相尋四海横潰坤維乾

紐解弛決裂則必有叢凶嘯妖投間竊起或睢盱藪澤

或倔强城池因之騷動一方魚肉赤子又叛隷亡將去

順効逆助桀吠堯迷不知復其間雖有專地中立陰拱

坐觀然未深明去就尚睽皇化于時將震以威角以力

豈惟重傷且自新路絶盍若推赤心布大信與之更始

恩柔惠來指以新路材者緣以自助下者使復齒于平人涵育之仁孰大于此此公所以於盜賊亡畔專意綏集初不以殺戮為事用是道也今録為招納畔渙若西南裔夷時方艱虞往往或肆猖獗于防制之道尤宜汲汲今亦附篇末

紀載雋功　自昔成事濟功決于一勝楚以鉅鹿漢以昆陽吳以赤壁晉以淝水或用霸諸侯或既興墜緒或因之鼎立或不遂衰亡和尚原蜀之喉衿薔吾恃以為

險資之立國方敵銳意深入雷轟電驅勢不留行而公委任名將邀廵却之尸其渠首殲其朋類暴骸積甲幾若丘山葢自其内侮以來摧折破敗未有若此之甚發舒義士之憤摧敗强敵之氣鏗鍧偉績震耀一時癸益奠枕餘四十年皆公之力故制勝克敵他尚多有而係蜀存亡實在兹舉當時幕府有原上紀功碑又朝廷加公亞保及吳玠榮勲賛書具在今皆列于篇葢以侈公休烈使蜀人知今日生養食息之恩爰自公始不其偉

歟

割隷郡邑　天下郡邑建置有成法封域有常守掌在職方莫或易之屬當紛攘地形之所臨制軍師之所出入昔非扼塞者今往往為重鎮要區列戍分屯有不可以仍舊要當因時度宜割部屬以便控禦故有升小為大易彼隷此大抵率從權制非刻舟膠柱者可與共議因録之為割隷郡邑

澹齋集卷十五

宋 李流謙 撰

記

重修法明寺記

偽孟帝蜀有隱者自號醋頭手攜一槃所至輒呼曰不得登登便倒未幾知祥死人識其語嗟乎五季昏悖狐孽鼠妖乘夜嘯舞而當時狃亂怵逆視為尋常至人惻之微諷隱言將已之而不可令預知明慧普通大師醋

頭是也師先識知來事不一書獨其抑偽叛斥狂僭有裨於世教予喜之漢州雒縣自唐有寺曰法明而治新之或傳自師始有舍利塔有塼洞以掩四衆之骨皆其手迹歲久寺頽剝破殿亦立世尊塵埃龍象為泣前什邡南陽院住持僧慧覺始服儒衣冠慨然顧祝髮於其地而興起之初亦落落不合去之數年而歸卒如其志盡撤蠱弊飾像設若門若廡若堂室庖廩凡為精廬者畢具名葺之實無異更造又築祠奉醋頭以志其本市

經之爲四大部者龕藏之戒其徒無輒毁易環植竹柏數百根根誦貝葉數過曰將以祝吾君如是之壽後當無敢斬伐者覺囊不貯一錢而平生喜佛事故所歴塔廟無蠹棟壞椽此爲尤盡弟子純一純韞實左右之既成求予記予熟知醋頭之異而不知嘗居是寺每嘆物之隱于荒昧固難知覺學道精進其所證解非啟三尺如蛙黽者而恬陋安寂俗眼白之以予不知醋頭則亦未必知覺姑爲記葺寺本末使來者有攷焉

星燈記

乾道三年十有二月淮安郡守廣漢張公洸與邦人修黄籙大醮于州治越三日有星現于九真位前琉璃燈上初若散徽漸如編珠芒采流煥脉理貫錯疑有躔度倏觀或無諦視愈明缸涸燼零燦爛如故已事乃隱在壇壝者莫不畢睹道人劉浩曰吾見之三夕矣平生為人作醮至此才四爾噫嘻異哉夫天遠人者也以誠求之其近乃在目睫傳曰惟德動天信乎其能動也蓋公

之為是醮本以溉濯斯人之殃戾而道迎其祉貺初無私已之祝既捐俸帑裨衆施以辦具且跪起薦獻亡毫髮不自盡凡百執事謹於法象亦奔走罄竭罔有遺斁以是精意潛孚玄鑒昭荅有此希闊祥異之應是豈苟然公命史為圖而其職在文字謂安可無記輒稽首為之記

龍角山福志寺修造記

僕為邑人將十年矣而未嘗知有龍角者一日山之福

志院僧義祖持謁入跪而言曰山距邑二十餘里地綴大蓬葢古藍若也頽弊不葺積有年所殿寮荒壓像設翳昧山神地靈面目沮慘緇徒野陋巢栖穴藏茍安昕夕吾師悟詮自惟先業全付傳次在予儻不事事恐遂壞遺羞亡窮曉夜惴畏規追誅責乃發大誓願閧誘擅施捐金輸粟益以己資空篋倒囊毛髮不靳鳩工合材一大治之亦既卒事願丐君文揭示不朽僕初不孰何義祖唯唯而已明日以狀來條言之葢院之中佛殿建

於元符四年之丙子山故饒蟹羣嬉旅游咀嚙壤土水隨入之腐木墊基殿因以壞悟詮白發其端羣喙趣和即日徙高燥地疊石具址以屏以捍本根屹然堅壯厚實已乃渠丹堊之漫漶者更榱桷之罅脫者創塑十六大阿羅漢于其中而重飾釋迦迦葉阿難之像既又撤廊西之破屋因其地為經閣而維之以四廡創始於其年甲子月積歲累至其年甲子遂落成於是院一新矣形勢鬱盤氣象萃合游者改觀居者移氣如婁人子忽

衣寶衣乘輕車從豪奴黠童疾馳於通道大都神觀舒
閒光彩赫奕追思向來憔悴饑窘無聊之狀不復夢見
然猶重慮其傳之不久也將有後虞乃自課祕言金剛
圓覺以千萬計將丐庇於龍天神鬼期有以覆護而鎮
撫之噫嘻詮之有功於是院顧不偉哉原詮之苦心焦
思不憚營丐服勞於已而遺人以安此固當書然僕猶
不是與也葢新舊起廢亦浮屠氏之所當為而又裨以
衆施相以羣力詮若無難者獨嘉其不茍近利而惟他

日之憂沉思遠計至乞靈于象教以妥安後之人則其用心豈偶然者蓋推而大之則從上諸聖所以斬絕彼我普度一切均是心而已矣可書之實不在是邪為之記以表休蹟尚何辭

緜竹縣圃清暎亭記

物生皆兩之其合也則以類照異而體不隔情違而理宜符非瞰乎眇緜立乎域外疇覺哉月行天水行地異且違也合為一清同一清爾而人不得以瞯其際是非

有以使之類也並衣冠而處士爾士爾唯合焉引而森布班列之雖别容表差伎能殊性質然輝聯彩錯人望之自一色亦類也緜竹縣圃多閒田令君錢太虚不以植禾稻藝葩卉乃鑿池築亭以當水月之會長林屏其前迴闕超曠日入雲破瞑色徐展推璇魄而貯之涵液沉漬神與形融殆不可以聲偶有會于子之説於是令君取退之月池詩二字題其顔曰清映呼客觴焉而問言于李子李子盡酌而對曰嘻有味哉退之之

言令君知之矣其詩曰若不姤清妍却成相暎燭此葢
因物會心以發異境之自然借才託諭以表善類之相
得使人知自澡濯吸澄爽以盪埃暍攬晃耀以破幽昧
久而不得自翳一旦為喜事者所諜綺轂之妙辭金玉
之美質鵷趨鷺翔參光而互瑩不亦有國者之華乎不
然是名也喻耶實耶竟何所指也太虛名其金淵人同
年進士為政有經緯人咸宜之且惜其將去予每過之
與之臨流徙倚自鑒其衰陋槁孱泚然不能為容而太

虛又在旁爲誦覺我形穢之語未嘗不莞爾而一笑

節齋記

節齋者縣治之燕齋邑大夫青城楊公命其僚廣漢李某爲之名也曰節者何齋之前有竹數百竿蕭森玉立蔭暎齋几名所從也竹爲德不一而獨節云又何也竹之德無美於節也寒暑之運烈矣物皆聽焉而彼曾不與之變非節之可美者乎予請言節易坎上兌下爲節坎險也兌說也非險不節非說以濟險節則病焉人之

情善放而易揺樂於理外而拘于律中可欲誘之淫潰四出則蕩而莫之檢非有法制程量嶄然臨之如絶壑峻淵嵒嵒在目則不能節故凡坎之險所以節也然徒險而已勢薄則悖情迫則刼非有以通之泮渙夷緩戢其所已甚而矜其所或有第措之于法制程量之間則禽攫獸搏節所為病故兑之説又所以通之而節於是得其正觀之植物松柏之不易寒暑竹畏友也然形之磥砢盤錯往往慭繩墨而鈌斧斤不為榱棟之用坎之

節而已惟竹也逕尺而節節有常處積其節而後摩天又中虛而圓色粹而潔有應而不留介而能通之狀故人視其翹然自拔者可敬而娟然爽媚者可愛固坎兌之節也因以名之竹其為予强名之楊公岷下夙儒令靈泉也條教簡嚴其要在於區別臧鄙裁正是否一髮而不可溷以私若坎之險而其實慈恕恵和春融日温賓賢子民人父師之有兌之説視竹之節類能不泚矣然則予謂竹當强有是名公獨能强辭是名哉昔之嗜

竹者指王子猷子猷縱誕為名教之蟊晉人益以是覆其國不知節者也乃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予恐竹視之則曰不可一日有此君也若曰不可無必節者而後可也予嘗暇日手攜韋編於竹之前清風徐來天然而笑竹與君皆若為予首肯公名某字某

題侍鶴亭記

靈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遊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其外憑高為亭下臨緑野市井廬落雲煙草樹

田疇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豁氣夷心目俱爽最為邑名勝處昔人牓之望錦以錦官城可跂而望也蘭若久荒坦梟孤窟巢如逃屋亡家一僧衰癃無徒屬色頗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脱棟摇壁壞梵㲲甎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栢數十株老蔭壽幹亭以為勝者亦半戕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栖不一弓地汙穢乃爾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某相視一嘆明日興福僧來

言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亭之建不知何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之今歲復壬午意者冥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使黄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何敢專適其諸府遂具其事俾白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真付之且屬以興修之役公首捐俸粟倡其僚各輸斗石食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强又親為指畫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為門代翳夷阻架溪而梁

之累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于亭即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壓漏濯洗其漫漶垢污而徙所謂茅茨者于其後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横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渺山顛如飛來隆岡起伏為之扶衛草木朋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素為一者祠初無客館客至無所舍至是始有託足休駕之地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斷手於七月公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已之林圃臺池者未訖役其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

曰亭成矣子實贊我可無一言紀歲月其曰亭之成實
公意所屬徒以老仙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
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
精念冥感至使闍黎自託於不能顧以是歸之黄冠大
尹王公躬承密旨既克新華棟几便於祠者亡不允可
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不類也
易之曰侍鶴昔仙人丁令威蘓耽皆仙去化鶴以歸舊
傳殿廷之柏故有鶴來安知非老仙而莫識也於斯亭

也願與諸君侍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之青城人古君子而今循吏云

尉廳二齋記

尉廳之兩隅便齋各一名其左曰友仙謂梅子真也右曰自警先君所著書目也尉居於官邸去里正儌吏僅一髮自子真為之來者例以仙名果仙者而為尉哉葢古之士遁世而不得去直若寄焉則擇其甚卑極陋者而居之不願顯也予觀子真當王氏用事京兆章以直

觸誅一時士喑如寒蟬子真獨憤悱斥言不少避亦偉矣視班槐棘者亡如也顧肎居此無意哉其後莽盜國子真又去為市門卒夫尉早矣足自晦矣然且去之而甘於隸圉豈其視尉猶顯不若卒之賤愈足以放意肆志於網羅之外乎然則有道之士其不喜華寵類此尉以仙名必斯人而後可予既冒其官非若子真不逢而晦徒以丁時休明無一能自薦當投之冗散而來此爾尚友千載或庶幾乎其人友仙之名蓋如此先君姿質

峻厲視履不善如踐虵豕而食蠱鴆嘗以所自得與平時之所躬行著為書名之曰自警實大警我後人予兄弟惕惕奉承常恐少失墜坐譴泉户况今輩武吏職警察因念鼠盜狗偷乘夜不祥茍偵邏不密雖三户睫不得交然專倚以治晨伺夕掩力則不勝就盡得而獮之論殺丹渭水秦氏無炊火焉唯端已歛軀一以是書自警德型而耻格意誠而物化彼亦人耳當不待警而懲故凡自警者葢將以警盜也予公退坐雨齋其在友仙

思予眞雲霞之姿雖屈首風埃而邁往不羣之氣決不可一毫挫則亦遂忘其身之賤微且飄然有鞭笞鸞鳳之興在自警陳書於前嚅味義訓披窮格言思先君繩步尺趨言言玉屑者退而視其身不逮遠甚則竟日不得寧然則兩齋之益予豈但盤盂几杖之比哉若其爲屋則其官其邑之陋不足書書其所以名者

容庵記

吾弟無害以容名庵乞予記久矣而未暇因其之官少

城也乃書所以為容者者而告之凡天下之能容必其廣者大者天地之容萬物生焉山海之容百貨聚焉蝸廬蟻宮蟭螟之巢容而已矣夫人不能皆我也吾與之同處乎宇宙之間曰必我則爾容是使之南走越北走胡而後可也然吾豈能使之南走越北走胡則彼衆而我獨吾且不容于彼夫至不容于彼果能裂冠毀裳去而之山林河海不與之共斯世猶可也而又不能則是日夜焉常與仇敵處刎鴆接其前而不悟豈不危哉雖然

使真能裂冠毀裳去之山林河海矣然一瓢振耳捐者忿焉則山林河海猶未免有為吾仇敵者蓋惟一不容是以無適而容也於此說焉視吾身則若不可自容視物皆容之則幾矣何謂也嘗試思之吾雖賢世固又有甚賢者吾不能至彼之甚賢則猶不為所容不為彼所容吾何以自容不自容其德進矣至于人無大故皆賢也何容之難哉嗟夫以是而航諸海濟矣吾弟聰察諒直奉家法謹甚特于烏鵲之辨未忘也乃今有慕於容

之說噫嘻吾之言亦畧盡矣成都大都會臺府皆貴人而同僚又一時賢儁所接士與民比他為夥容之所施用尤其地哉勉之行矣以規不以頌手足之義也既用是别且為記

哦松亭記

姚宣孺來丞靈泉治其屋西之小亭亭面長松暝翠曉清矜娉千態近接几席間有可娱者名之曰哦松取韓昌黎藍田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曰吾不必植

松而山在焉屬予記之予讀記丞位偪而高例以嫌不可否事涉筆謹署非但令也古矣每妄言之人必自惟其才力之不足賴而後始能安于無事苟有銖兩之智焉皆翹然不肯自愚故凡為丞而畏偪逃嫌知署而不知可否庸則然也若才者則必其韻寄蕭爽趣尚楚潔不屑於一丞之為乃然爾觀斯立種學績文退之稱其所蓄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則豈庸而默者乃能恬視皃鶩吏之平睨以紙尾一過目若驅童兒聽部署絕不經

懐方退哦兩松之間其人盖可知矣想其吟諷之時松風颼飅笙竽滿耳落子在地可嗅可飡意從天來句與神會必振冠奮袖大樂于斯視簿書埃氛皂胥垢濁觸面逆鼻唯恐其不亟去尚何可不可之間哉故予謂退之之記非以着丞之當然特表崔君之高云爾不然長貳固共事也而何偪何嫌哉宣孺名家子好學工文辭下筆雅峭有中原氣味于事物亦無所不通其來為丞也適令敏明又邑小不足治宣孺既舉其職曰如是足

矣吾可例崔君偷一餉之樂矣于是名亭以寄意焉予曰今人古人其何以相遠哉崔君之高退之能記之矣宣孺之高予獨不能記乎他日宣孺坐於亭予幅巾過焉宣孺方撫松徘徊掉頭長哦其聲若出金石顧謂予曰吾方有公事子姑去奈何宣孺曰吾不以侍子遂相與一大笑宣孺名藩平陽人

默庵記

天彭駱庭幹以書屬予為默庵記予復書曰庵以默名

而求記之庵中之人可謂默乎而予又縱言其間果可
以為默庵記乎雖然嘗試妄記之夫默語之對也語有
當愆則彼此譁然故人指默為勝然不知巧詆奇譖者
以為外鉗中非情實險幽則其名災速殃尤慘於唇頰
故謂默為勝語而足以自完猶未也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默乎其庶矣乎蓋嘗觀之乾覆坤持
日星散照山川流止風雷飛動草木孕長羽鱗潛舞謂
其言耶則固寂然謂其默也則貌象闡發揭揭於外不

得以自翳然人終不以非言蔽其用亦不默議其隱豈非不言之信存乎德行者在耶今庭幹之默也姑務求勝捷捷者而約吭袖手於沈冥之域乎予恐巧詆奇譖者或掎之不然必勵於躬著其踐修使為德行者可望而知則雖終日言而人卒不得以言以默而求於庭幹庭幹予姻家予知之深矣其孝友篤實信於一國而學問光華又嘗推上則固如予言予也尚何以告之為是姑以贊也若夫極默之義而至于非德行之所能見則

庭幹且不自知況予乎

重修尉廨南康祠記

尉廨之南康祠不治久矣頹壁蠹椽厄以風雨像設黯晦香火衰寒過者弗莊非神則然也所宅之地然也尉之居如蟻垤如蝸廬吏卒如凍蠅尉窘悴清苦如寒蟬而神下臨之其祠之陋與廢而莫之葺理固也予之來更二十晦朔慨然欲葺之而不果令僅如志然既盡用其力亦姑補其缺壞與祓飾其舊而不能大有所更革

又自秋徂冬凡數閱月始訖役其難若此嗟乎亦可憐
矣既已事酌酒而告之曰督姦詰盜尉職也神不恥而
宅於是亦其職也尉職明神職幽然尉不若神之靈明
不若幽之察則神舉職為易尉實賴焉苟疆隅妥清凶
梗遏伏尉安于明則神安于幽矣夫如是神之祠一日
不葺尉何面目視神謹用書之壁以告神且以告方來
之尉俾曰若予之謬猶知倚神而葺是祠其不謬於予
者祠必可保其勿壞

澹齋集卷十六

宋 李流謙 撰

記

重修安國寺記

安國寺昔號大恩不知興建歲月嘉祐八年賜今名天聖中為禪坊雲頂山僧元釗始居之六傳復為律歲久屋壞予少時過焉閴然悄愴疑有鬼物輒怖而出僧道安何氏五代住持元喆之孫也慨然顧葺之空十年之

蓄益之檀施而東林院僧某亦悉力來助合為若千錢於是盡撤蠹大新之佛故有殿稍加治焉自門廡堂室及最後大殿則更建材粗堅可抵當百十寒暑我先君起部輿邑人繪八菩薩像于殿之壁士人王砦筆也殿有轉輪藏丹碧黯晦予兄弟出泉濯洗之而屬道安之徒任其完補其經役始於紹興歲丁卯而成於己卯道安求予記許之有年矣而未暇請滋勤其言曰蕞爾刹何記也然獨唯荒圮至吾而極苟不力則禾黍矣用是

蚤夜孜孜嗇衣撙食銖毛据收亦幸施者和附趣贊乃
克濟豈我能以之哉或者一念至到有尊焉者爾吾恐
後人不知為之之艱而傲居之輕漏忽傾不一引手則
吾志弗嗣記之期以勸也噫嘻安可謂用力勤而為慮
遠矣因告之曰衰興有定緣而方來之賢否不可期賢
耶適其興無記可也不賢且與衰會記其能已之乎安
曰是則然矣而傳後之意不得不然也強書之安知其
不由是勉於賢而是刹之興將無有終窮乎予曰可遂

書之

瓦屋山瑞像記

瓦屋山在西南絶徼去郡城三百餘里與峨眉相望盖蜀之絶境也五月初一日僕自雅安攜家來游凡兩日至開善寺又兩日始達峯頂時隆暑意佛光秉日必大現至之日即雨翌日又雨連晝夜不止四巖冥冥瘴霧如翳初六日早大風從西來雨復隨之僕私念聖賢隱顯變化初不可約欲指期見之亦大癡矣將遂作禮而

去日午雨忽止起盱巖際稍稍開霽頑陰若霧若有物推而納之澗下日光雲氣上下相激射天宇融怡一塵不興主巖僧道緣曰佛見矣然猶遲以晚也僕喜甚正襟危坐以俟日昳未僧率大衆登佛閣炷香諷唄以請久之雲蔽復開日出没不常衆頗憂之少頃有圓光隱嵒腹五色璀爛衆方驚視俄隱去既又復見比前益大其圍丈餘色愈光潔自是凡十三見見輒異狀有爛銀色者有金色者有火光飛馳其上者僧指曰銀色普賢

也金色文殊也火光辟支迦也予逼檻注眎其銀色中髣髴若有菩薩像又白毫二旁出貫天與日不相亂文殊之現亦如之獨辟支光上火熖蓬勃繚遶而上尤分曉可辨於是觀者覩所未嘗皆彈指贊歎聲震山谷初僧之延降諸佛也皆單名特請輒隨所稱呼而應一一不忝卒自為圓相不復相襲僧言所未有此尤異者予聞瓦屋之名舊矣其所傳種種變見大抵荒茫曼靡不可攷信每疑其徒誇誕增飾耀流俗以求尊其教乃今幸

親見之變化恍惚不可名狀靈異如此始知諸佛慈悲願力神通妙不可思惟且重悔其狹劣淺陋聞見不博拘攣常智而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也因遂書其所見以示後之人若夫斯文之傳世之未見者復有如僕之初置疑其間出私意而輕議之安知不復為異時之悔乎

王正卿楞嚴譯經像記

天台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布五天皆諸經未聞

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持護祕嚴不妄付授智者日夜西向禱願亟傳中土開瑩晦蒙然終其身不及見唐神龍初中天竺沙門般剌蜜諦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始以經至廣州時房相國融以事謫居二僧乃參譯屬以筆使授微詞密義煥徹彰明東坡嘗稱之曰釋迦以文教其傳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大乘諸經至此經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信哉言乎學佛者不可不知也龍居王正卿得筆墨三昧嘗為安國寺僧道安

為此像于寺之壁極一時之妙人物簡古竹石秀潤其執簡作談者有黙然意傳之狀援毫諦聽者有渙然冰釋之容與僧之譯房之文是三和合道安求予記之予曰正卿之為是也戲耶實耶無乃使人由是以造無所還地耶安曰殆其然哉予曰我聞慶喜墮𨻶咎在心目又將以境示人得無有不著便者且圓通會中佛以熏天熾燎烹鑄聖凡而諸大弟子及大菩薩皆以悟妙聞踴躍呈露一經文殊毒眼千尺懸崖墮魂殞魄況今欲

以名貌模寫縏隙中塵捕日中影使有二文殊奈何且
祇洹精舍龍梵環擁緇素紛集當是時天花風飄法鼓
霆擊而我佛舌傾江口布轂初無一字而說彼經彼二
上人萬里西來指鹿為馬瞎却正眼對面越燕而房與
正卿赴響奔聲為蛇綴足明將死水浸殺活人曷若去
畫安曰子知經之經而不知非經之經宜其以畫為畫
而不知非畫之畫也如子所言祇洹精舍佛初不說則
今壁間之像寂然寥然月白風清實熾然說由此證入

則七佛祖師雪戟霜戈一時俱卸黄面老子金闌鐵鈴信手打開予曰善哉師言我為露布有來問云何護圓通請以是對師曰可哉因書以為記

祥符寺千佛記

歲在庚午大中祥符寺傳法院僧法海將造千佛像乞言于予嘗告之曰我有一佛真金色相非丹非素妙圓明心非琢非琱巍巍巍巍堂堂四衆跪遶盡大千界舉恒沙數悉同玆像衆生流浪埃蝕垢蒙對面不覿吾將表而

出之香檀肖容金碧借飾自一至千羅布森列能從我者洗目刮眥咸得快覩因像生敬因敬生悟各還其家求見真佛問與此像為同為別刼火洞然請丹霞老師一判此案海得吾語遂書以乞檀施且自捐巾鉢罄竭奔走為之凡累年至紹興丁丑像始成伎精工專好相完足觀者贊嘆寺舊有普賢閣恢大傑壯即龕像置其中易其榜曰千佛人以為稱海請記之予曰向之言尚非記乎而又何求獨師積時營圖之勤與像成之歲月

則不可不紀因書以遺之使歸而刻焉嗟乎海用是可與像俱不朽矣

性空寺畫阿羅漢記

漢州什邡之外戍曰吉陽寺曰性空僧曰了悟嘗合衆施即寺之大殿命武信李逸為十六羅漢像逸真畫史也有名字於蜀筆墨絶不凡其為此像並工蓋斥去丹鉛金碧之飾而獨以冲澹簡古為勝奇姿異質生氣凛然水石峭潔草樹靜深燕坐經行如在天台竹林間也

既成來觀者燎香頓顙却立瞻視失喜而嘔噎逸亦顧而嘆曰吾平生未嘗有也久之里人楊宏病瀕死家人環泣計莫之出宏神爽昧昧忽見阿羅漢像十六見于前命禱于寺俄而獲愈又任師古大疫醫巫束手謝不能夜夢老僧入寺啜茶於堂上且以心經授之覺而大汗病旋脫去明日至寺謝焉見降龍尊者蓋夢中人也悚然感嘆由是里人夸誦侈説爭事之唯謹嗟乎異哉夫逸之畫畫耳非阿羅漢之慈力固無以彰其神無以

致殊驗於二子然則阿羅漢也逸也二子也其緣之冥契數之嘿符蓋所謂啐啄同時者非耶噫其自今使聞二子之事者知敬阿羅漢敬阿羅漢者知敬逸之畫億萬斯年無有窮已則悟之為功可量也哉因其求記筆以遺之

贊

十六羅漢畫像贊

一尊者須眉雪垂持杖而坐一髽童執經倚石瞻其一

以燧刺其鼻　霜眉雪顱扶杖諦視髽童捉經倚石軒睉或觸其鼻戲發其嚏夢本自覺經亦無字

一尊者持貝葉作説法手前有篆盤一胡人捧香二蠻奴從跪至地一擎手作禮　貝葉未展篆縷未焚已説法竟孰聽孰聞老胡捧香兩奴懸懇各為佛事或跽或擎

一尊者左手執經卷右手爬癢小童碾茶一僧拂茶具兩臂不用一機自奔爬者非癢執者非經童僧薦茗器

潔泉清借甘露爽濯海鮑腥

一尊者前有蛟吐珠童承之以盤　有虬特角吐珠陸離婉彼奇女以盤承之我寶無量獻此何為汝用自照

黷忽反慈

一尊者憑几前有三鶴其雛盤旋于下　隱几嗒然三鶴振羽雛者墮地能和其父有曲無名我歌汝舞勿乘衛軒甲者嗔汝

一尊者小童自嵩閣架竹引水灌蓮沼有僧持琉璃小

缾有龍在焉　水性潲空不擇所赴架�導之下漑蓮浦琉璃貯龍其細如縷大則𢉓天小固如許

一尊者前有龍一鬼波間捧書　萬里一跬千家一缽莫鷙者龍香供夙設擘波跪函有足其捷汝未反命我饌已徹

一尊者前有國王發櫝中舍利以杖挑之爛然有光尊者與其徒皆作禮　五色有爛三昧所熏祕櫝孰啓天球並珍委最後屬住未滅身曷不肅雍其人其人

一尊者瞑坐喬木庵中上有應供化身持鉢飛錫前有僧擊磬　雲錫飛游龕木燕瞑為二為一圀兩問影真有心哉闍黎擊磬汝未見我孰起此定

一尊者有二王孫一捧芙渠人立以獻一跪而納屨王孫可憎或出非類擷花人立納屨胡跪飛空挽葛同一游戲反彼初念毛革立蜕

一尊者抱膝坐山數峯水出其下一童一僧皆以手障面如怖狀豈水有怪乎　翠巘岌業清波渺瀰抱膝危

坐旋盤不移彼怖者何匪蛟匪螭汝師在此可摩可騎

一尊者支頤坐前有盤盛果　拄頤汎觀如器聚蚓自止自作孰非正性異果貯盤浮華淨盡如我所證不復凋殞

一尊者捧手爐前有淨瓶出雲氣中有數峯　巑岏維山晻曖維雲幻耶寔耶出此淨瓶目青既空河山不存

尊者執爐居士證明

一尊者前有一虎　我自怡怡汝何眈眈豚犢滿前莫

戢其貪我有鐵牛八珍肥甘搖牙無所弭耳應懟

一尊者前有鹿面之尊者若為之說法　溪流泠泠豐草滿野飢齕渴飲中有般若皆吾佛子具大悲者舉指為說語絶意謝

一尊者有狻猊二大者扳其左膝小者繞其右尊者一一視之　兩猊鬉鬆維壯維穉繞床齧膝左撫右眎方其吼時却走彪兕玩吾股掌直家狗耳

銘

無為長老月公塔銘

臨濟之傳至五祖演公如河出崑崙放乎中國沃日蕩空其浸益大有大弟子曰圓悟勤道愈光顯能師天人其所證可皆龍象傑特若佛性泰大慧果固已焯焯表著而平日執巾盂操杖屨一作錫旦暮乎其側微言密旨得于耳目之所染濡去而聞于時者尚多有之今無為山無為禪院主持僧道月者葢其一也方勤坐眧覺道場自卿公穹嚴無不折勢貌尊事而衲子得一容足地

略覩顔色亦自謂祇林鷲峰親授記莂師是時已為其
侍者則亦固可見矣師甘氏漢州德陽人父槐老書生
終右修職郎廣安軍録事參軍師少有奇志樂空寂不
喜服儒衣年十三依縣之東山龍居院僧自樂祝髮既
授具戒往見正法明咨決大事明器之與語未契適圓
悟歸自東吳遂往從焉其始至也自以未越户限已豁
然省圓悟印之自是以心法相付未幾圓悟即世師卷
包南下盡行諸方遇名德老衲皆刮眥相視一作待曰是

法窟中來龍種鳳雛也師不自厭更從其棓擊而其豁然者卒無以異也久之西還掛錫昭覺太師蕭公振命主保福地雜賈區熕䙬中師居之如在山林越五年謝去再住長松未閲朔會有無爲之招無爲爲刹望西南人爭得之席一夕虛凡青赤之服者輒涎流波道師獨以太師王公剛中迫出之予時尉靈泉得檄日一再皆督予禮遣之者時師方領徒丐食旁縣故逗留不樂去山中之逆者至彷徨近境彌旬無所歸予譬曉諄數乃

强行居七年而寺赫然其最巨麗瓌壯若客閣阿羅漢閣尤雄一山師則曰彼豈我事哉使吾師慧命不斷如絲吾當任斯責彼豈吾事哉乾道三年春得脾疾七月六日忽索筆書四句偈端坐而化壽六十五臘四十七荼毗得舍利數十分其骨一葬冠鼇山下一葬龍居之受業院度弟子法然等凡十六人師儒家子喜讀書有俠氣遇急難勇往不顧黨類道未振孳孳掖起之間出一二偈章清圓可愛大丞相魏國張公數貽書獎嘆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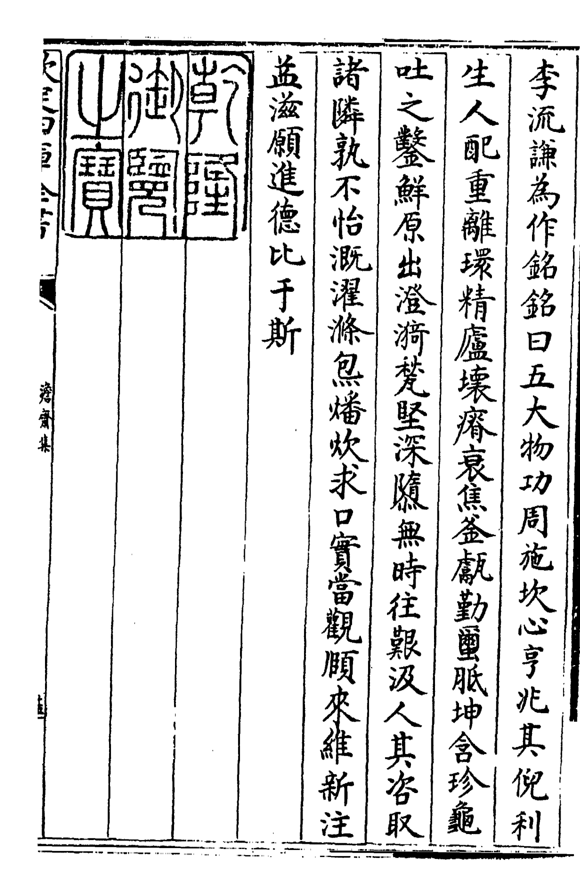
常祝其為山中留也性剛不可屈在保福時有連牆拓其巢幾侵寺之半人謂是額額不可與校師毅然升堂鳴鼓數之即去茶使許公尹攝府事聞之亟追還歸以地而謫侵者後數年邑之吏假牛車于寺寺厭苦却之吏恚詈主寺僧師曰彼何罪逐我可哉遂徑去不復返師王公愈高之故長松無為皆公特招師住山有方畧而禁戒嚴峭人心服之丈室所須皆取諸楮中一錢不以累常住夜漏盡三鼓猶履聲跫然燎香行道未休故

其徒相視亦不敢惰以嬉自號栗蓬庵主葢誌其所得云予於師里人丁丑秋始識之於保福師傾葢相契往往語以佛法大意有貴公解金剛經嘗舉而問之師笑曰是鉗鎚不妙吾恐使人之不能脫然也予始試吏年壯褊心遇觸輒不堪師曰子有朗徹靈明者待之有餘矣予每愧嘆其言既葬法然師行五百里持甘君鎮所次狀來請銘曰師之遺意予不敢辭因按狀併以所親聞見者足之而為之銘銘曰闍黎三昧何者是栗棘全

吞不遺滓堂堂大用誰柢當水爲逆流山卓峙住山非住去非去老木十圍蜩甲蜕魔强法羸臂相紾翳途衝衢顙𩔖壓沘轉陶家輪幻佛界有妙莊嚴尚其細不知其人視其師演公之孫勤之子

雅安報恩寺井銘

雅安環報恩北洛皆無水人飲諸江病遠汲長老法輝指寺之𢈔曰是有美泉鑿之而信因甃爲巨井㵣沸澄冽亢燎自如於是綆缶係道遠近給足郡文學掾廣漢



李流謙為作銘銘曰五大物功周施坎心亨兆其倪利
生人配重離環精廬壞瘠衰焦釜鬳勤熏胝坤含珍龜
吐之鑿鮮原出澄漪焚堅深隧無時往艱汲人其咨取
諸隣孰不怡溉濯滌炰燔炊求口實當觀頤來維新注
益滋頤進德比于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 卷十七 附錄 卷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謄錄監生臣劉　㫖

澹齋集卷十七

宋　李流謙　撰

誌銘

宋運使墓誌銘

先是起部嘗書故中散大夫宋公墓言公天賦剛直自初筮仕氣象已不可撓折論事權貴前慷慨奮厲及析郡符持使節威令必行彈治擊搏當之輒潰官吏無貴賤凡在百執事之列與夫奔走往來操朱墨以需指顧

者率望風披靡剪落牙距誓滌清濁檝束身三尺中於是豪右屏氣侵漁道絶而閭閻細民始獲以有生為樂至今人猶能誦之後二十有六年公之子朝請郎致仕諱誨字彦伯以疾不起遺言戒毋為墓道之詞諸子震悼不忍以謂匿美善以自翳盛德也論撰之使後有考人子之事也於義皆適遂援先製以其婿從事郎四川制置司準備差使李君嘉謀所次來乞銘予不敢辭宋氏封於周三十六傳為楚所滅及偃王失邦子孫因國

為氏自漢而上居西河更魏晉始居廣平隋唐間又散
居京兆其後獨廣平京兆為顯姓公世居京兆九世祖
玘為壁州牙推生某仕唐為僖宗諫官以直觸閹寺出
為緜州團練副使因家焉某生某徙居成都仕蜀為太
子舍人生某為壁州推官生某號無為先生先生生士
修太常博士致仕贈左正議大夫即公之高祖曾祖諱
球登慶歷進士第以左朝議大夫致仕贈通議大夫祖
諱光朝請大夫致仕贈特進考諱昌宗右中散大夫華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贈宣奉大夫即吾先君
所書墓者也母陳氏繼文氏李氏皆碩人宋氏自得姓
蟬聯數百年蒔祥播慶久益昌衍公幼爽悟彊于學年
十三侍宣奉官京師任膳服𢧵記如成人宣奉性方嚴
持衆如官府歲時朝服坐堂上家人歛躬側行羅拜就
列無咳者子孫吏而歸必先課以績業如素所教勅即
賜食遣之否則頓顙謝退而跼蹐不自容故孝謹之風
蜀人慕之公以欽宗覃恩補將仕郎主眉之彭山簿用

賞循從政郎辟瀘州録事叅軍又辟知永康之青城邨之酒人一年諸臺交剡知嘉州峩眉縣權眉州福化酒税改宣教郎知縣州羅江縣未赴丁宣奉憂除喪再辟青城擬丞邛之依政遷通直郎丁李夫人憂免喪知劒州普安縣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除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用上即位恩轉承議郎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劒州未赴改知隆州未滿除嘉州踰年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其仕以諸子升朝恩

封朝請郎又六年而終享年八十公之為青城也邑瀕大江隄遏控扞率遵用呂汲公故事工堅而役均吏不能為奸學圯於水兩丁釋奠寓他舍公喟然撤廢寺亟新之堂宇齋廬皆宏肆華整由是邑始有學知戎眉虚恨蠻求互市邊吏不能禁公曰是其責也彼自反不足故必内怯蠻窺其私遂乘之因以虚聲揺州縣而肆其侮即採問嘗為其所畏者擢任之蠻讋不敢動後易其人竟失邊和羣哨攻掠不可制憲臺不知所出乃與約

盡還所擄則遺以鹺茗繒綵已而歸不能二三歲乃傍

前言責償時公知嘉州截然不與蠻亦不敢復請在福

化水夜暴至民倉皇升屋乞命屋且壞公集近岸船多

出泉帛約載十人者與若干所全活無數知隆州雍國

虞公自政府就第公事之以禮不為謟諂曲敬虞公面

嘆其有守鹽井耗涸民負課破家霈恩許蠲弛為錢二

千九百萬計司難之公抗論益堅轉運使直之遽命以

本司鹽代起一歲公復具奏始得免歲戊子蜀荒民聚

而剽勢張甚公戮魁酋而寛其餘或勸盡殲之公曰彼
饑求食爾獨忍乎哉在東蜀治益進譽處益休大抵身
為律度人自法象之不敢為非以負公摩撫尫瘵撿嚴
幣庚準程喦喦吏拱手受成無一錢横出納灩饋無名
以例来盡謝不受又惡其著也則私緘鐍之去而後返
之其不近名如此橐仇録瑕有古君子長者之風初在
瀘大吏以旨意喻獄公不從思有以中傷之會囚逆遂
按罷之蹭蹬十餘年委分不校後其孫適隷屬部公聞

其才而薦之事繼母以孝聞援給親鄗舉庢以繼絶家
恩恵隆洽娶宇文氏封安人淑配也先公二十六年卒
男五人長述朝奉大夫知雅州次适宣教郎亦先公卒
次逌今為奉議郎僉書榮州判官廳公事次運登進士
第今為奉議郎知蜀州江源縣次遇未仕而卒諸子天
姿雅馴而又積染名義所臨率有顯稱甚似其祖若父
予往在宣幕屬當受訟詞有兵訴非罪編竄謂雅州
君嘗讞復之而不得行為白虞公公曰即如是經宗君

又何疑遽命釋兵其執正不詭既去使人引以自白而
得脫罪豈非賢哉榮州嘗與薦為雒縣予傍邑予稔其
政如父兄而江源令君子同年生又嘗為寮篤學而贍
於文在嚴道每適田野問尹說者常在口鄱江政尤美
要途巨人未識面爭羅致或迎剡薦函此皆予親見聞
者女三人長適某人次適狀公之行者孫男七人挺揆
扑揩捷拂撝扑捷以雅州及公告老恩補官曾孫男祖
禹以雅州郊霈補官公之卒以淳熙二年某月日以明

年其月日葬其縣其鄉宣奉公塋之側竊嘗論事唯卓然有所見而後能執之固行之果不以世之訾譽得失為軒輕歷觀公平生操踐與推之政治見之家庭無一不盡義而中禮便法而當情人視以為不可及而公非有意為之曰吾見若爾不知其他是以華皓一槩絕無毀憎誠孚而類應德熟而寵来其為州為部刺史不由拔引皆聲最流聞臺家所授凡除書下人懽呼抃躍市酒肉以相慶如得父母故除漕訓詞有豈弟兩邦之政

循良一時之稱葢實録云銘曰宋封於周後氏以國遥

遥百年代襲冕紱始無異蹊邁種曰德木老則壯披華

食實允顯維公柔惠且直明義秉法有斧有鉞剛吾四

支豈不在骨恂恂近懦亢亢近激不激不懦公執其極

意承有耀下逮燕翼我無傑詞侈此偉特尚者其傳以

報回慝

朝奉大夫知嘉州孫公墓誌銘

公諱覲國字賓老姓孫氏綿之羅江人後徙彰明曾祖

其祖其父其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大夫公篤義好學傾意
士黨昏暮叩門無不得所欲聲揺一鄉公幼機悟未冠
入太學從臨邛趙雍學易遂同薦已而再薦再黜志愈
勵盡置家事囊書舍佛屋會復詞賦為之如素習因以
冠能書試外省馮給事檝識其文擢殊等解褐為彭州
司理参軍兵夜直其婦死于家兵就鞫㥶楚将誣服公
疑訪於外乃得婦姦嘗與夫反目知為自戕兵始得脫
有與娼狎而或約同死娼斃其人不殊與至獄懵不能

白一日牽其衣見字股間具道所以為者讞笞之其平反多類此除遂寧府教授改秦州丁母憂服除調文州曲水令將武人喜漁奪牛羊視人公不為撓除彭州教授公在彭固喜以文字指授諸生其再至也尤勸趨之守相相閱陰掩伺公揭試題聖人為腹不為目以諷丁大夫公憂免喪利州提點刑獄路彬辟其屬未幾路召還太尉楊政挽留之楊豪健貴嚴獨於公盡禮以為至誠不欺可託腹心者軍政聽而後行公隨事規糾一軍

肅然知眉州丹稜縣以治稱知除州慶符未赴路公登
法從首薦之除簡州其詞云學有根源行無缺玷人謂
惟公足以當之簡素無事公亦以無事治之葺貢闈新
城譙皆舉其未舉者待游士最有恩意解組造朝對便
殿首論藝祖皇帝受天眷命混一區宇廟謀宸筭雖發
自淵衷而當時腹心大臣相與從容謀議挺身任責洞
然不疑者惟趙普一人今日之勢正如二人對奕技等
則相持一勝則一負要在當局者知己知彼筭無遺策

乃可保其必勝而令不足者正在謀臣上矍然是之語聞在事者不悅人為寒毛久之除隆州陛辭或曰少甲之公慨然列前奏且曰陛下比以冬雷黜鼎輔中外既已震慴英斷願及今圖任真相以慰人望上愈開納而人亦始服公論事有體隆壤瘠而民貧士衆而多顯家公撫民以不擾接士以無倦而待顯家以不諂知嘉州病已侵然猶自力於治竟不起將絶書遺戒一筆不亂實乾道某年某月日也享年若干積官至朝奉大夫其

轉朝奉郎也以上即位恩母楊氏贈宜人娶景氏封安人四男子廷玉登進士第終從事郎眉州防禦判官振玉嘗名賢書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朝玉業進士鳴玉先公卒三女適士人王遠之王瑒儒林郎成都府教授劉燾孫男女若干人振玉等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魏城縣其鄉藏玉谷公為人有常德練世故達人情寬裕而善持深博而有謀凡經所裁訂重輕亟徐皆應衡石尤篤於孝愛大夫公舉晚息嘗恐不以子數公識其意

親撫抱且名之繫譜牒大夫公見而悅甚教弟康國亦得舉宗人有爭耕犁者買而分遺之皆愧悔族若鄉之婚葬及窮無歸必公之赴公亦任之如疾痛疴癢在已不家有亡之卹也少學於魏城閻公實閻死公市田以塋手植松檟歲時奠祭而字其孤平居寡言笑對客危坐終日往往無一語至辨析是否論人物賢鄙湜湜不苟學子所在如市公子弟誨接之占一善口之不置或畔繩檢亦顯刺盡言故其門多成立者政平易然必已

出耨姦鉏惡有仁者之勇秦丞相檜當國公投之書言
當時征歛之弊曰昔者以法取次猶以術取今幾於白
取矣又曰惡吏侵掠細民禁之誠善矣然使出緡曰免
行則是職之官吏取之公上此何理哉秦不為忤更畀
以美闕性疾妖幻有神降其土自託於金仙氏作文字
倣浮屠所行道場軌儀法愚人趣和之日夜列薫炬撞
鐘伐鼓如狂公亟以告郡君火其書笞逐其徒晚與其
子居綿竹邑人無貴賤與均禮窮閻小家停車候門必

得見乃去人推其盛德及其死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自號𪊍翁文集七十卷游吳録二十卷龍川筆録十卷藏于家其文不事斲削而自合尤喜詩而亦工於詩予嘗論世之為士者類藩飾表褮釣浮譽而掠世資為吏者又爭以敏鋭刻給相髙取速功疾驗以梯顯美公獨退然不競為所當為求不愧不怍而已然居鄉名長者在官名循吏德禮足以馴強暴恵利足以及孤惸三佩刺史之章諸子楚楚惟肖年逾耆艾沒而祭于社不知為士

為吏者當如是耶或彼之可慕也公之塟振玉以彭州教授陳大臨彥博所次行實来乞銘曰乃翁屬纊時語也予母外家公之族而先君子平生待公如師友彥博與予又少從公游故以是屬彥博紀叙有法予姑為之銘銘曰晰晰其中不媟以形也言言其立不賈以名也德足儀其家也政足善其民也尚論之中庸之君子易之丈人也閟斯銘兮薄者勗沈厚者進俗之崇也

德興縣尉曽修職墓誌銘

其自海内徙合江家弟鎬渠陽判官罷歸道湘中留合江踰衆朔春容及里中老縷數至蘭溪曾積臣則喟曰鎬親家也不幸越世子壻三益書来必以墓未識為大戚且曰令名信有徵者宜莫兄若敢以累直筆其曰坐狂瞽獲咎瀕死有言不信汝姑待又三年當上之三十一年其蒙自便恩還里適家弟將官章貢諗曰鴈城之言不可寒其頷之而未暇也既三益偕其季三復相踵扶服以請且出左迪功郎新夷陵主簿謝君諤狀其無

以為解則覈其行實叙而銘之公諱遜敏積臣字也其先金陵聞宋五季亂有辟地至吉之吉水者家焉曾大父曰孝先大父曰君彥皆以隱聞父曰光庭寛厚長者嘗主東安簿攝令零陵靖康初湖南發民兵勤王毅然攘襟問路無難色人多其勇于義以請老授右文林郎公自丱無童心其起居進退綽有成德性嗜學葄枕圖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長益狷介植立雖喜為詞章畧無悅故屢擢戦舉埸輒壯然不以失得易其所稟曰吾

自與時左非不偶也癸亥春復太學趨虞虞者麇至公以親弗忍去交游强之行乃挾書走轂下吐語不媚持以求合若肝膽然會親黨有當途者以雅故力請官之作而言曰親老矣敢數禄而仕遂補右廸功郎參軍豦州司法重遠膝下不行得漕臺轉輸以勞循右修職郎尉饒之德興縣有大姓𣃔法至十數年租不入官椎埋敓攘往往而是令若丞噤不敢究切率受垢藏疾不則煩言蠭起卒以譴去公獨切齒盡去根株弗少寛貸令行禁

止豪强重足吏畏而民愛其僚有嗛公讒於守者人皆
危慄或勸白其事公曰吾奉公守職獲謗鑠死且不朽
終不白而守亦不能疵瑕歲在丙子十有二月七日終
于官舍之寢其孤奉其喪以歸越明年十月庚申葬于
里之金牛原公娶陳氏男二人三盆三復女一人適士
人董世夔癸酉秋三盆三復同偕計明年見黜于南宫
公恚曰工挾刃度材吾未見其弃翹薪也謂有司不我
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咎將誰執二子退自克學益力後

三歲郡又以三復薦將行公捐館服除會賓興三益以經術再舉偕試春官而三復遂中進士第調左廸功郎主贛簿士豔其榮初零陵府君築硯廬以教子號曰槐堂公踵其規橅治之則已無侈前度遴簡師友古人與稽故子姓皆酌古有得弟敏修早世撫襁褓之孤逾已子至其男髫女笄傅姆之教惟謹且先其子以畢嫁娶委禽反馬之禮有加公家素饒衍或説以廣田宅則笑曰何以多為秪賈禍耳且遺所不知何人前指不取也

所居多勝槩歲時昆弟姻賓以觴詠自適嘗自贊其真曰華僊醉容竹溪恖叟面目有相心胷無垢華僊館名竹溪橋名也嗚呼如公平生云為如此宜得位與壽而位卑無年天其于是安鄱耶銘曰參孝聞曾偉忠顯漢厥緒是承小試縣掾芒刃不頓豪猾已驚撫季幼穉過于已子友愛著稱埋辭匪溢盖撮其實千古之徵

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劍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

居射洪其徙浦城自七世祖曽大父諱思賢父諱甚君童時父死毁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勵刻意㫖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新學黜春秋史君獨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三年兵起方調斂猝興居者麕驚爭迸去或怵與俱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㑹邑部夫願䕶以行令曰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遣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逋徙者還盡墟其家始服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

教君為人孝敬醇潔以不逮事父事母篤至垂髫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圃書未嘗去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兄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孤撫育嫁遣恩甚篤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之截嶪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輿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為狂家近水竹嘗欲並溪縛屋多釀以待客而貧不果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

娶鄭氏再胥氏四男子栗槩紹棐栗槩有學行而槩對集英有鯁言擢上第授蓬州教官以歸女長亡次嫁某人季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録三卷兩漢史評二十卷藏于家栗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舉君之喪塟于邑之某里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于予予於君季父彭門學官彦博耐久交也彦博每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為之銘銘曰質以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晦之而後烜之固及其定

耶噫

仲結章君墓銘

章仲結予三十年故人與之游如践芳蓀之畦香菲菲来襲人如酌醇醪竟日陶然而不知醉至其陳義秉法壘壁孤峭則亦一夫不可犯故予愛之重之自其云亡思之過時而悲將葵其子璪先期来問銘予執書以泣曰子宜請我宜銘君諱綬仲結字也其先出齊太公封于鄣去邑為氏家于閩有令梓潼者徙綿之神泉又徙

漢之綿竹曾大父諱彙學行髙尤邃于易與楊元素宇文公南友善一試禮部不第退而結廬紫微山下號知退處士部使者以遺民上就加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大父諱其父諱騭特試策第一賜進士第終左奉議郎君蚤慧事繼母孝侍奉議公官閬中太守梁激山東名儒見其詩大嗟賞曰為千里駒查匯躬不妄可人自童時亦喜稱君於是始以詩名紹興初復詩賦學於胡敵義夫義夫盖學於李褒聖予於是又以賦名試石室數右

諸生歲丁卯遂以冠州里之士然君于書無所不讀他文章醇深婉約有作者風不但衣逢掖從有司以一藝稱性介靖於物無忤而亦不為媚承大門顯家未嘗有履迹親朋在仕不通一字或病其狷弗卹也誨誘後生多所就家有亡不問而獨淫於書每相過談燕彌日鑿鑿皆文義始吾先君子晚而家紫嵓士湊問學其傑然尤異先君許以斯文僅數人君在其間然再薦遂死君雖不以自懟亦可哀矣丁亥閏七月旦起盥濯如平時

衣冠將出坐小憩忽鼻息殷牀家人怪之亟扶入眎之
蛻矣嗟乎恬于化君固有道者彼毫末得失尚得窺其
藩乎享年若干娶楊氏同邑人千牛衛大將軍楊公羽
權七世孫有賢行姑趙姿嚴事之歡治家可法象使其
夫不奪于學而諸子有立其力也後君一年亦卒生四
男子璪璪琛琬璪嘗冠能書二女嫁進士某某孫若干
人其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泰仲山楊夫人祔焉
詩文五十卷藏於家銘曰紫微鈎深如玉如金及孫而

興不迨于登豐于能謁于稱報于玆耶視𦘕𦘕厚而憑積而升不其遠之在繩繩

費府君墓誌銘

君姓費氏系出大費世江夏人其先有諱能者仕至御史中丞廷暉者至監察御史徙蜀居邛之沙渠曾祖某祖某父某俱業儒母鮮于氏故通議大夫鵬之女君諱某字某生而爽悟年十四試鄉校以易冠諸生旣登賢書同族兄歸州使君某游太學歸州粹於易與君語勝處

輒相拊掌故相范公宗尹諫大夫宋公其其官熊公彥詩編修趙公雍皆名輩待君加等君慷慨有奇志喜商摧古今論議宏博嘗奏疏言利病幾數萬言不報未幾中國有邊患又上牋陳十事其後朝廷所更革多合其說遇楊君希仲于遂識其不凡希仲竟為類闈舉首居京師時客于叅政陸公佃胡公世將帥蜀間人陸以君對抵蜀首致之有宗室子憙學令安人以師友遇君君為鳩纂歷代百官遺事以補職林成書百餘卷喜赴人

之急有冒鹺禁者袖金乞援君盡力營解擲其金四試
禮部退而歎曰讀書徒為利禄計耶作詩以見志清風
明月如相許共老沙湍一釣竿乃並溪築亭榜之江月
盖將老焉紹興丁卯某月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詹
氏生五男子皆學者女嫁某某生孫男若干人其葬也
以紹興某年月日某甲子其地在某鄉祖塋之次既塟
諸孤求予為墓中之文予宗盟也知君哀其學成而窮
卒以布衣死慨然而為之銘銘曰世不學之鄙學成而

蹭寧蹭勿恚既羸其志江空月明鷗鶴夜驚尚其来游

蕭然幅巾

澹齋集卷十八

宋 李流謙 撰

雜文

雅安榜州學文

雅於西南未為下州蘓氏三先生大名盖宇宙而皆濫觴於此或者乃藐之甚者以為鮮士學校之官可廢噫雅何以得此聲於搢紳大夫士哉僕来備員雖固陋頗願為邦人湔此羞且學宫亢壯甲兩蜀士游其間講習

磨礱亦天下之至樂比觀堂試程文有足嘉者特几案之功疎師友之博約未至爾繼自今願與諸君進於是日新又新異時人物粲然一變而與通都大邑等使藐之者内慙曰衆不可蓋則諸君所以起蔡蒙之頹當在此僕以教名官而實諸生也諸君有善願受教愚幸一得亦無隱乎爾況賢使君在垂意學校諸君之藝能不患不達曷為而不勉若夫舍是不為而但倡為不根之論講無益之是非則所謂不心競而力爭雖有鋭意於

學然不知求見聞以自廣亦恐有孤陋之嘲至於惰游不勤徒數晨昏之撾以待哺使人指學舍為餔歠之地則諸公必不其然然亦非僕之所望云

諸廟祈晴

百穀之成秋陽實堅之連月漼注糜腐林畝念何以卒此歲舍神不告則將何施敬趨祠房盡出苦辭惟神排蕩雨風披搴氛翳賜以十日之晴農事畢矣則神之賜敢或忘之

又

天作霖雨彌旬月不已其大害稼賊苗將有卒歲之憂次則斷道漲江為商旅之病官吏惶懼靡所寧止太守在此有日政之弗善有以干戾和氣神當譴之而毋以此灾加之民也願録苦言亟斂翳氛推日轂於天衢四野赫然勿使嘆后土何時而乾實繄神賜再拜齋房敬以為禱

迎白龍文

龍之靈著於邑久矣旱傷稼龍所當恤若無聞知使一喘可舒吏豈能廢其職躋危歷險以來惟龍所經原野如灼怨嗟如啼吏不敢瀆以詞惟睎其如灼如啼則不可不旋踵而救之矣

送白龍文

龍之来距邑三里許風興雲湧衆駭曰是即雨矣至邑而漠然駭者以疑後數日忽於西南突霧排煙爪鬛可辨邑人聚觀羣呼合噪是夕大雨翌日又雨農告沾餘

而疑者復大喜嗟乎龍之神豈故為是使人或駭或疑或喜哉潛躍以時彼固不苟然也雖然其德不可不報而靈不可不著也於其歸敢書以告

春祀文

春陽嘉亨歲事伊始躬率佐屬敬修菲奠於邑之神惟神歆其不腆之酌而畀以惟新之祉閭里和樂獄訟消息實繄神休吏亡以報唯奉法循理是効庶幾乎神茹之而不吐

又

春氣發生東作茲始凡我封內悉賴神休豆觴不腆實
舉彝章薦以潔蠲神其勿吐

又

東作之始萬彙亨奮敬修祀事於境內之神惟神歆此
微享報我以福室家寧止田野康樂亡有灾戾神食於
民豈有窮已祝以誠告尚其鑒之

又

禮嚴四時之祭而春為首神以庇民之德著在祀典適茲仲月萬物發生躬詣祠房式修非奠惟神鑒我忱悃屏妖黜凶使此邦之人毋有禍灾則神永有斯享

名蒲二子説

蒲伯永以其二子來乞名名之曰好仁字以安之曰好德字以舉之夫出於中心之所願欲之為好然好有美惡雞鳴同起而善與利不同故在所擇仁人之安宅未有舍其室廬徬徨轉徙而得存其身者故知安於仁則

能好仁德足乎己無待於外俯而取之其輶如毛故知舉是德則能好德咨爾安之謹厚持心推以及物毋專己以自豐則近乎仁咨爾舉之果行率理動應規繩日進於君子之域則近乎德夫如是仁之報為壽德之報為福二子其尚勉之

書馬侑蟠舟賦後

右馬侑德駿蟠舟賦其文要眇幽奇如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卒然見者神眩精搖而不能名然

心識其非世俗之常玩予始得而讀之如墜洞穴冥行深入逶迤翳晦不見徑蹊欲前而若阻之欲旋而若挽之逮窮其力而徹焉則豁然琳琅之都而璇玉之館也噫斯可謂天下之竒文因之以窺其胷懷本趣則德駿固亦天下之竒士余嘗告之文至於蛻其骨畢矣然蛻而不留孑立孤峙矯乎而莫與隣則人有自崖之嘆或者却轡反棘紓光遺采使人得彷彿君於羅縠之間而可乎德駿曰予猶未免遇靈物瑋寳而不能名墮洞穴

而不得出者遂相與一笑

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忭而書

文章雖有義理苟無綱紀條貫終不免錯雜厖亂讀之使人厭倦茫昧卒不見夫正道大路之歸向京師都會之止泊何謂綱紀條貫易詩書春秋是也失聖經不刊之旨錯雜厖亂者自司馬遷始後世踵訛習陋莫之能改司馬溫公復春秋編年之法井井貫貫正羣史之綱紀削羣史之冗長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不重出不互見

不參不紊提綱挈領而衆目襟幅昭布森列一代之始終治亂安危一君之得失美惡羣臣之邪正是非民俗風化之醇疵厚薄卷帙既終不必互相參考歷歷有章麟經之後無出此書之右者朱晦翁藉舊之成功已精而求其益精大綱而細目之直示褒貶議論醇粹實事增廣浮辭淨盡謹嚴簡潔求其義則善無妄與惡無濫誅閱其文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又通鑑之氷清也歟河北以不得是書為恨今歲併得二本自

茲秋涼當與通鑑對讀玩味二先生去取不同之旨又得綱目發明讀史管見以殿後雖駑鈍不前不能如密國公之二十五通亦當三數而止

祭陳左相文

自赤伏中天克奠寇畧主如宣光實哲實聖誰其翊之寇鄧魏邴殊庸顯勲相望挺挺有奕其光莫娩厥盛惟公具道全粹成德備順浩為河江屹為嶽鎮遺大投艱躬履獨任旁觀慄慄談笑以定孰如我公掩遠絶近敵

彊而驕勒棄乃命大舉入邊有盟不信投鞭斷流氣無堅陳公震疊之不鈌一刃倒戈內潰彪兕股振瑤圖旻延父堯子舜握璽授受穹旋壤運實大典禮孰賛其朕扶日在天公曰不瞬皇德感神敵悔禍釁我有人焉弭凶斂横奉盤乞盟若兵在頸毒霧妖氛一洒淨盡公尸其成四方日靖惟此駿功叢委疊併有萬筆舌曷窮嘆詠匪國方昌匪命方永公盍為生帝心予忖謂耆其年山立朝廷身為律度以繩以準神物不戒禍出漏頃方

對楓宸俄委夕槿怛焉帝衷有涕屢殞頹山壓梁匪公
不幸公實仙去上下倒景維邦及民罹此凶閔某白頭
湮埋簿書袞袞坏蟻穴蚓孰汲孰引公有大造起仆擢
僨遂攀尋丈僅自尺寸知我者鮑恩等天性未效銖報
遽承諱問莫撫其疾莫睞其殯慙負已知胷塡悲憤一
觴往奠縻此符印萬里神徂或遇溟滓薄辭告哀尚其
鑒聽

祭二叔父文

嗚呼痛哉吾門鮮佑積罹凶殃伯姊及姑連歲殞亡淚未洗睫痛猶割腸叔又繼之根株益僵四海甚廣生物茫茫非我骨肉胡越相望自先君子跨箕高翔諸孤惸然叔為巨防祝以耆艾白髮高堂猶父之存奉几薦觴雖此莫諧何辜彼蒼唯叔平生愿實謹詳不諂不曲不迎不將裕亦弗泰窘亦弗傷唯有直心金渾玉剛言行於家德齒於鄉以敬以宗愧者汗芒薄疢何厲投隙披猖數殫不支非汝之強訃來及門驚疑欲狂審知不誣

腎胃如戕反袂以思年非不長愛之欲生雖壽猶殤一官縶匏去留徬徨有觧紱者適還梓桑天固遣之往奠厥喪一慟幾絶孰收其滂尚其享之有馨酒香

祭十姑文

吾父兄弟三人季為吾姑姑剛嚴不可犯誠敬不欺先君友之意篤情純吾家先世不年至叔祖佛性禪師始七十有五先君七十有二而姑齊之不可言短矣萬化俱盡達者以為常而其有不能置者姑嫁吾舅舅家燠

姑方壯時動作舉如意及舅不幸生事稍落姑已不賴猶二子之足恃也歲戊寅其季子死一女嫁沈氏沈亦死姑撫亡子之子而念亡壻之女悲憂亡聊某兄弟過其家輙苦口寛譬姑若少寛未幾兄弟俱官於外某在洋川某在靈泉某在臨邛相距各數百里姑病不得問死不得哭弔銜痛負卹殞裂而已嗚呼所為不能置者其不在茲歟雖然一觴之奠將致其不能置者而姑尚能享之否搏膺一慟淚血俱殞

附録

行狀

李益謙撰

弟諱流謙字無變姓李氏其先漢州德陽縣人曾祖唐臻不仕曾祖妣楊氏祖景聞累贈朝議大夫祖妣秦氏累贈太恭人父良臣故任朝請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妣任氏累贈淑人奕世名德皎然茲得以畧弟幼敏悟絶人不好弄九歲從外傅羣弟子中輩行高者狎其少以長凌之弟感氣䏶䏶不肯少下長者竟莫能屈歲丁巳

先君擁名節而南弟時年十五以序送別反覆四五百言其末援祁奚舉午之事先君官冊府會學士輩因語及之學士輩皆欲觀焉出以示之悉詫曰李氏有子哉嘗夢至一處榜曰玉溪居之者自云唐王孫賀郎而興之語既寤以文記之傳録者雜然中外皆知其不凡自是文日益進尤酷嗜詩盡取唐以來迄今名輩之作採其句之傑偉者類而集之名詩林摘奇觀者皆歎其刻意於詩如此三嵎喻公迪聖以文豪一世重許可先君

取弟所作摘句一二以嘗之喻公愕然曰此殆唐人之作審之一再語如初應之曰乃小子戲言也喻公憫然若有失由是詩名益振視一時舉子之文為不足道漫不加意先君勗之曰此士所繇進之路獨奈何不之鄉耶盍俛習之弟受教唯謹未幾所作皆合程屢試諸鄉不利先君嘗賜之詩曰士恥無名字吾兒早振聲卒章曰勿貽麟楦誚千古愧公卿所期者又豈但科第而已哉先君捐館遺言弟若擢第休致之澤因以畀叔之子

既免喪愈益淬斂要以仰償先志舉又不利人皆為之
恨惜卒以蔭補將仕郎調成都府靈泉縣尉試漕臺薦
名以類閳親嫌試别所奏名當之官廷對不果秩滿調
雅州教授雅先君舊治也士無老少卒讙趨之會元樞
虞公宣撫全蜀招致之幕下其所以察贊婉畫為多典
刑旁郡縣以獄上者多所平反人推其恕通前任資考
闟陞從政郎雅州秩滿以資考將改宣教郎新制例當
作邑雅不欲也親鄙勉譬之曰子秘其所藏久而不發

豈吾鄙所望哉上國之光盍往觀焉發其所蔵俾吴兒知之此而不遇退未晩也弟然之明年至吴名稱籍甚親鄙在要津者皆力引於朝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宗室子孫洒然以得師為惬休沐則杜門却掃非其時不見達官貴人面既久諸公交口薦譽之而心已倦游力丐補外朝士皆惜其去力挽之不可相視嘆息以實歷磨勘循奉議郎除通判潼川府朝受命夕問途浩歌而西所過歴名迹勝境率賦咏以自娱次峽中賦百韻極

其勝致將至家予逆之於南門之外勞萬里之歸叙三歲之别握手一笑尋風雨之盟不覺年餘以貧而出弟送之郊分攜惘然久之書來以病告曰幾其愈也未幾以訃聞方食上不能舉匕箸哀哉痛哉而謂弟止於斯乎弟享年五十四娶錢氏封孺人子廉渠女孫一人文若干卷長短句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講義若干卷雜篇若干卷皆自删類命廉渠手編之標為潛齋集蓋將永歷世之傳也廉渠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綿竹仁賢鄉

其里予少拙嘗視弟非所及每同立侍旁激昂慷慨論說談笑先君為之解頤予竊愧之中年以後於釋典尤所篤意先君少嘗許修八菩薩儀晚年始克成弟披閱寶藏紬繹本末商搉比次久晦之典一朝煥然其力也嘗謂弟之於予雖曰兄弟其實德友也少相好長相推期以白首相始終乃先棄我而去予束於官守病不得致其問死不得視其斂手足之痛追何及矣惟是平生懿德景行有不可掩者詎容没而不書其孤欲乞銘於

當世立言之君子以為不朽之傳所圖未即遂葬有日矣予先掇其出處大畧著於狀庶幾四方來觀者有所考焉

跋潏齋集後

先君少知名大父賦詩賜三子至先君云士苦無名字吾兒早振聲大父蜀大老重許可此詩一出於是家人姻鄰知有先君矣大父守三池一日喻公迪聖相過燕閒論文因取先君所為數詩示之因問公誰之作公曰

殆晚唐諸人之作旣而大父笑曰此小子其戲言也公為失色久之此言旣出於是蜀人又知有先君矣後以諸公薦引游東南攝職宮庠杜門以文字為樂不一見貴人面旣得請補外前丞相王公淮見先君所為文賞嘆不已乃曲留先君而先君歸意已決明日遂去國朝中名勝知與不知皆為嘆息於是吳楚間亦知有先君矣重念先君平日致大名如此所歷止此可為一歎乎生所為文章嘗自詮次及百餘卷先君頼此名為不朽

計家素貧無力刋而廣之既男廉㮚泣血手自覆校誠為精審僅得八十九卷婿張君極甫痛念及此乃率學生坤謙同力為之今幸已成編鳯之家廟不特貽我子孫之藏永永不墜先君之名亦與之無窮矣嘉定甲戌書雲前一日男廉㮚百拜謹書